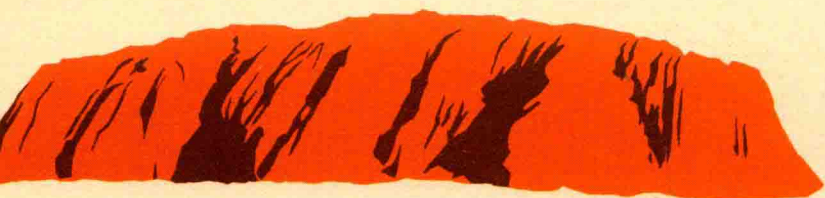


你
一定
爱
读
的

极
简

在一块遗世独立的大陆上，澳大利亚如何成为今天这个特别的国家？
这是移民、海洋和炽热大地的共同故事。



Australian History in 7 Questions

John Hirst



《你一定爱读的极简欧洲史》作者力作
解读澳大利亚的历史和人文



澳
大
利
亚
史

〔澳〕约翰·赫斯特 著

孙菲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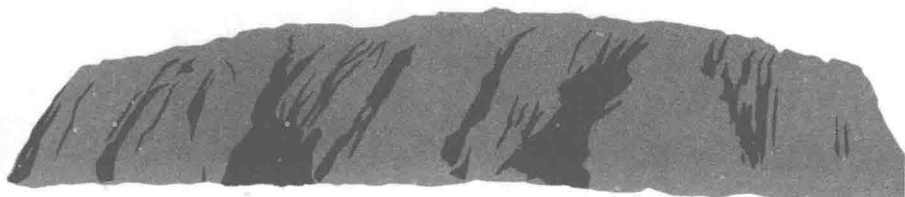
你一定爱读的

极简澳大利亚史

〔澳〕约翰·赫斯特

著

孙菲
译



Australian History in 7 Questions

John Hirst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AUSTRALIAN HISTORY IN SEVEN QUESTIONS by JOHN HIRST

Copyright: © 2014 BY JOHN HIRST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lack Inc., an imprint of Schwartz Media Pty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8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Group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14-24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一定爱读的极简澳大利亚史/(澳)约翰·赫斯特著;
孙菲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9

书名原文: Australian History in 7 Questions

ISBN 978-7-5598-1100-4

I. ①你… II. ①约… ②孙… III. ①澳大利亚-历史
IV. ①K61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91806 号

出品人:刘广汉

责任编辑:阴牧云

助理编辑:谭思源

装帧设计:王鸣豪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9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65200318 021-31260822-898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三间房工业区 邮政编码:102600)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6.75 字数:110千字

2018年9月第1版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3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引 言	— 1
问题 1	为什么土著居民没有成为农民? — 5
问题 2	犯人流放地是如何和平过渡为民主国家的? — 28
问题 3	为什么澳大利亚很早就富起来了? — 61
问题 4	为何澳大利亚殖民地结成了联邦? — 90
问题 5	犯人出身对民族特征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 120
问题 6	为什么战后移民计划取得了成功? — 139
问题 7	为什么澳大利亚不是共和政体? — 166

我知道很多人认为澳大利亚历史很无趣,说了开头就知道结尾。大家上学时已经学过太多澳大利亚史,如果成年后仍然对历史感兴趣的话,他们就会轻轻松松地去看英国广播公司播出的《都铎王朝》(*The Tudors*),读西蒙·沙玛^①(Simon Schama)、尼尔·弗格森^②(Niall Ferguson)或是贾雷德·戴蒙德^③(Jared Diamond)的作品。

① 西蒙·沙玛(1945—),英国历史学家,主要研究艺术史、荷兰历史及法国历史。——译者注

② 尼尔·弗格森(1964—),英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牛津大学耶稣学院高级研究员、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译者注

③ 贾雷德·戴蒙德(1937—),美国演化生物学家、生理学家、生物地理学家以及非虚构类作家,获1998年美国普利策奖和英国皇家学会科普图书奖。——译者注

墨尔本老年大学(University of the Third Age^① in Melbourne)的一个分校请我讲澳大利亚历史时,我知道自己面临着怎样的挑战。我曾给几个分校讲过欧洲史,按照高校课堂的讲义进行授课,反响不错,后来我把这些内容整理成书稿,起名《你一定爱读的极简欧洲史》(*The Shortest History of Europe*)。讲澳大利亚历史,我也能按这个路子来吗?我讲了四次课,课程的名字叫“澳大利亚史中的四个问题”。如果说澳大利亚史中真的有值得探讨的问题,那么确实有些东西需要我们苦心思考。讲解澳大利亚历史,不再说了开头,便知结尾,所以也变得有趣起来。这几次课也很受欢迎,于是我受到鼓舞,又加了几个问题,并用这种方式写成一本书。

此前,我曾考虑怎样才能最好地将欧洲历史呈现出来,最后,我也是通过这种方式达到了目的。在讲这两门课时,我都避开了直截了当的叙述方式,而是选用了从主题角度去呈现的办法。叙述可以让历史读起来通顺流畅,但无法解答一些问题,如“为什么这个社会与众不同”以及“为什么它的历史这样发展”。

这本书提出问题并给出答案,各个部分可以分开来

① the third age,指 50 岁以上,将要退休或已退休的年纪。——译者注

读。放在一起的话,我希望它们能够提供一种可与正统历史相媲美,甚至更优秀的澳大利亚社会的指南。毫无疑问,这本书比其他书要短小许多。

我要感谢老年大学这所优秀的办学机构,是他们让我走上这条道路。还要感谢洛特·马利根(Lotte Mulligan),她是我在拉筹伯大学(La Trobe University)工作时的同事,现在在老年大学斯托宁顿(Stonnington)分校做学院领导,开启了新的学术生活。她非常支持我的事业,也是促成这本书的重要人物之一。

问题1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全新领域,我要感谢这一领域的专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的彼得·贝尔伍德(Peter Bellwood)教授,他帮助我审阅、修改了这一章。同样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工作的安·麦格拉思(Ann McGrath)教授曾经是我的学生,关于北部地方(Northern Territory)的土著生活问题,她为我提供了很多参考。我同格雷姆·戴维森(Graeme Davison)教授讨论过詹姆斯·贝利奇(James Belich)的书里关于盎格鲁世界的内容,他很友善,帮我审读了第三章。

约翰·赫斯特

2013年12月

问题 1

为什么土著居民没有成为农民？

起初，所有人类都靠狩猎和采集为生。大约在公元前 1 万年时，农业在世界少数地区各自发展起来。而后，农业发展到世界各地，当然也发展到距澳大利亚近在咫尺的地方，但在原始时期，澳大利亚的农业没有发展起来，土著居民一直都是靠狩猎和采集生活。

新几内亚(New Guinea)的高原地区也发展农业，但分布范围并不广泛，甚至没有遍布整个岛。中国也是农业发祥地之一，且将农业向南传到菲律宾，并从那里向西传到印度尼西亚，向东传至太平洋。所以帝汶岛、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瓦努阿图以及斐济群岛都有农田和种植园分布，人们过着稳定的乡村生活。现在，澳大利亚人称地球

的这一部分为“弧形不稳定地区”(arc of instability)。史前时期,这些地方生活稳定,而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则一直是游牧民族。

托雷斯海峡(Torres Strait)位于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之间,种植园在该海峡内的小岛上得到发展,离澳大利亚已经非常近了。这里的居民和这一地区的其他农民一样,都是美拉尼西亚(Melanesia)人,但他们大多数讲澳大利亚土著语言。这也就表明,约克角(Cape York)的土著人同托雷斯海峡的农民联系紧密,应该说是非常紧密,后人甚至在约克角附近发现了美拉尼西亚人的毛绒卷发。

约克角的土著居民同托雷斯海峡的岛民进行贸易往来,他们同时也是彼此对抗的敌人。岛民杀死土著居民,去新几内亚用死者的头颅换来边架艇独木舟^①。土著居民转而从岛民手中购买独木舟,因澳大利亚其他地方大多使用白桦舟,所以这样一来,他们就有了更高级的船只。土著人沿袭了岛民的一些习俗,如在仪式中敲鼓,把死者尸体放在祭台上,岛民则从土著居民那里学会了投掷标枪。

土著居民在这些交易活动中习得了有关农业以及作物的知识,但他们没有成为农民。有人说原因在于澳大利

① 在独木舟的一边或两边做一浮架,使其不易倾覆。——译者注

亚的土壤、气候及植被不适合农业发展,但这一论点并不适用于约克角地区,因为那里的土壤和气候同岛上一样,居住在约克角的妇女挖出来的番薯也和栽种在托雷斯海峡种植园里的一样。约克角的椰子树是野生的,而岛上是人工栽种的。

大约从公元 1700 年开始,在阿纳姆地区(Arnheim Land)和金伯利地区(Kimberleys)生活的土著居民就接触到水稻了,这种水稻是一种标准农作物,原产于中国。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上的望加锡人每年都来澳大利亚海岸采集海参,当作食物卖给中国。他们住在澳大利亚时,把大米带来,以大米为食,并供应给土著居民,因为他们希望在对方领土上安营扎寨期间同对方和谐相处。土著居民很喜欢米饭,在非生产季节,同望加锡人一起回到苏拉威西岛的土著居民还看到了土地里种植的水稻,但土著居民并没有亲自去种植,事实上他们完全是可以种的。殖民地时期,中国人就在北部地方(Northern Territory)种植水稻了。

关于为何土著居民没有发展出农业,来到澳大利亚的欧洲人对此给出了一个十分浅显的解释:他们是个落后的民族。按照欧洲人的理解,人类进步的标志应该从打猎、采集进化到畜牧业,然后发展农业,再到贸易,最终发

展制造业。19 世纪时,种族主义思想愈演愈烈,所以在欧洲人眼中,土著居民变得低人一等。他们被打上了天生低能、无法提高的种族标签,而不是或许还能进步的落后民族。虽然我们已经不再谈种族差异,但有些人仍然会忍不住地把土著居民想成落后民族,因为我们置身的文明是农业发展的结果,是农业使一切成为可能。在过去大约五十年的时间里,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一直在收集各种证据来反驳这种观点。

你认为土著居民很落后? 看看他们在墨累河(Murray River)捕鸭子的情景吧。他们跨过河,贴近水面拉起一张大网,去稍远处搅起在河上吃草的鸭子。鸭子朝着网沿河飞过来,如果飞得过高,一位捕手就会朝它们扔去一块圆形树皮,吹起鹰鸣一般尖锐的口哨声,于是鸭子就会冲下来,飞进网里。探险家托马斯·米切尔(Thomas Mitchell)研究过这种网,称其纤维质量及编织工艺绝不亚于英国产的任何一张网。

你认为土著居民不能进步? 就在东南亚的农业兴起时(4 500 年前至 3 500 年前),土著居民开始以一种更加集中的方式利用资源,所以他们养活了更多人口,这同发展农业带来的结果别无二致。关于这一变化,考古学家为我们提供了很多信息。比如,他们发现这一时期的营地数量

猛增,且有迹象表明,更多的人开始住在营地;另外,餐食中出现新的食物种类,用贝壳做鱼钩等新技术也涌现出来;人们第一次开发近海岛屿,最惊人的是一些地方建起了房屋,生活趋向稳定。规模最大的定居点位于维多利亚州(Victoria)西部的康达湖(Lake Condah)区域,土著人在那里建起砖房,还在房子旁边修建起用于诱捕、储存鳝鱼的水渠网。

如果说农业是检验发展水平的标准,其实在大陆内部,土著人也实践了类似农业的活动。他们之所以能够在条件如此恶劣的土地上生活,是因为学会了收割当地的野草大柄荦。他们将草割下,堆成草垛,晾干。托马斯·米切尔说,这场景很像英国的干草地。土著人把大柄荦的种子从茎中敲出来,吹掉皮壳,在磨石上把种子磨成面粉,然后把面粉放在柴火灰里烤成蛋糕。探险家伯克(Burke)和威尔斯(Wills)在庫珀河(Coopers Creek)遇难前,就将大柄荦的种子磨成面粉,以此充饥,这正是他们从土著居民那里学到的方法。

考古学家里斯·琼斯(Rhys Jones)创造出的“火棍耕作”(firestick farming)这个说法有力地推动了对土著居民生活方式的思考。土著居民经常在地上放火,如此一来,土地变得空旷,新草萌生,吸引来袋鼠等许多动物。

英国人看到这片土地如此空旷，总是很诧异，因为这里树木零星散落，没有林下灌木丛，看上去就像是英国绅士的私人花园，一片人工景象。是土著居民把澳大利亚一手打造成如此模样，因此英国人才能方便地用来养牛养羊。

当然，焚烧土地算不上精耕细作，但历史学家比尔·甘米奇(Bill Gammage)在最近出版的一本重要著作《地球上最大的庄园》(*The Biggest Estate on Earth*)中提出，土著人不是简简单单地点燃草地，他们还对火进行了微观管理，让土地形成各种环境，以适应他们的种植和放牧需求。已经有人提出反对他的观点，认为这一观点忽略了土著人放火时的粗心大意。他们从不熄灭篝火，而且，想让火棍上的火苗变大时，他们就会把火棍放在干草上，等得到理想的火苗后，就任凭草地燃烧，放任不理。

甘米奇还认为，土著居民对待植物的方法就应该被叫作务农。那些大片的天然牧草地一定除过杂草，甘薯地得到有效保存，甘薯顶端经过移植得以再生。但土著居民从未通过细心培养或重新播种来栽培某种植物，而这才是农业的真谛。

尽管甘米奇希望坚称土著居民从事了农业生产，但他还是做出了重要让步：“1788年(及之前)，人们从事了农业生产，但他们不是农民。”农民需要固定的生活，而土著居

民乐于四处迁徙,以此来同各个角落的土地建立起紧密联系,因为这对于他们来说有着神圣的意义。他们没有在任何地方永久性地定居,因此英国人坚信土著居民处于人类发展的最低水平。1770年,库克船长(Captain Cook)登陆植物湾(Botany Bay),映入他眼帘的只有用未加工的树皮搭成的小屋,以及不在土地上耕作的游牧民族。如果他见到了康达湖边那样的砖房,英国政府就不会如此自信地认为,他们无须从土著居民手中购买土地来当作自己的罪犯流放地,也不会认为他们无须同土著居民签订合约。他们曾同美国印第安人签订了合约,也愿意同新西兰毛利人签订合约,在考虑把非洲用作罪犯流放地时,他们制定的计划也包括从当地人手中购置土地。

1992年,澳大利亚高等法院(Australian High Court)在马博一案中推翻了长达两百年之久的法律规定,判决原住民土地权适用于澳大利亚。如土地已出售或租赁,则不再享有原住民土地权,但如果土著居民能够证明他们从过去至今一直隶属于这片土地,他们就享有原住民土地权。致使高等法院颁布此规定的案件并不涉及大陆的土著居民——埃迪·马博(Eddie Mabo)等原告在托雷斯海峡上的墨累岛(Murray Island)拥有种植园,这里是后来才被划为澳大利亚领土的。

1879年,英国政府宣布托雷斯海峡内的岛屿归其所有,成为昆士兰州(Queensland)的一部分。1901年,联邦政府成立,这些岛屿被划归澳大利亚。英国政府关心的是海峡地区的安全及违法问题,并不是巩固那里的欧洲殖民。种植园主们仍居住在自己土地范围内,墨累岛上的地方法院按照传统惯例来解决有关土地所有权的纷争。负责马博一案的律师团队在一幢废弃不用的小屋里发现了一些以前的法院记录,很是高兴。

本案中,种植园主享有土地的传统使用权,他们的理由十分充分,但大陆上狩猎者和采集者对土地的所有及使用情况则全然不同。那些递交该案的开明律师的目的是在整个澳大利亚实行原住民土地权。后来,他们开始担心这个案件是否天衣无缝:如果法院宣布岛上实行原住民土地权,而大陆上不实行,该怎么办?

其实,他们并不需要担心。高等法院希望做出里程碑式的裁决,并驳回了土著居民的土地权利依据其发展阶段而定这种观点,无论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猎还是种植。该观点提出于1788年,在现代的澳大利亚则完全不被接受。法院规定,如果土著居民正居住在某处,无论他们的生活方式怎样,他们都对这片土地拥有原住民土地权。法院没有宣布埃迪·马博对其土地有所有权,但这没有关系,因

为他们宣布墨累人拥有墨累岛的所有权。

英国政府宣称享有澳大利亚主权,对这一点,法院没有质疑;我们的法律有漏洞,因为法律规定,拥有主权就意味着政府是所有土地的所有者,也就是说,政府无须经土著居民同意即可出售土地。法院的做法为澳大利亚的发展前景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即政府使用或出售土地前,应该征求土著居民的意见。许多心怀好意的人像最高法院的法官一样,都认为如果英国政府同土著人签订协议的话,他们同土著居民的关系就会全然不同。

然而,同定居民族签订协议要比同狩猎采集者签协议容易得多。土著居民没有可以与之谈判的最高首领,他们也不认为自己的土地可以出售。他们与土地紧密相连:他们属于土地,而非土地属于他们。但他们也认为,可以允许其他人为了某一目的临时使用他们的土地。

土著人曾签订过一次条约,他们可能认为对方只是临时使用土地。此条约由塔斯马尼亚(Tasmania)的自由冒险者约翰·巴特曼(John Batman)一行人于1835年提出,他们希望在菲利普港湾(Port Phillip),也就是现在的维多利亚港(Victoria)养羊。条约签订地点位于现在的墨尔本北部某地。拥有了如此辽阔的土地,作为回报,巴特曼承诺为土著居民提供一年所需的毛毯、刀具、战斧、衣物、镜